

首都图书馆编

# 老舍研究资料编目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 老舍研究资料编目

首都图书馆编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1981年8月

## 前　　言

- 一、老舍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丰硕著作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年是老舍先生不幸逝世十五周年，首都图书馆编制了《老舍研究资料编目》一书，为开展老舍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线索，便利研究老舍的专家、文学青年和图书馆工作者在浩如烟海的书刊资料中能迅速的寻检资料，同时，也藉以寄托我们对老舍先生怀念之情。
- 二、本《编目》共收录图书报刊资料一千五百多种（篇）。全书共分四部分：（一）老舍传记资料；（二）老舍著译系年目录；（三）老舍著作分类目录；（四）作家研究及作品评论目录。各部分图书报刊资料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此外，将冒名，盗版的图书和参考引用书目列为附录。
- 三、本《编目》所收录的图书报刊资料以首都图书馆所藏书刊为基础，并广泛参考采录各家书目索引资料（详见参考引用书目）及部分港、台出版书刊。收录时间起于1922年12月，止于1981年7月。
- 四、本《编目》的著录项目：
- （一）书名项：包括书名和副书名。
  - （二）著者项：凡属老舍的著作，用“老舍”笔名发表者，不再著录；署姓名或其它笔名如“舍予”、“絜予”及与他人合著、翻译则照录。

### (三) 版本项和稽核项：

- 1、每种图书资料的著录，包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和版次。书名或篇名相同，版本不同，则在同一书名或篇名下著录各种版本。
  - 2、收在某一书中的单篇文章，均作篇名分析，注明该书的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和所在该书的页数。
  - 3、采自报刊上的文章，均著录报刊名称和出版年、月、日、版次或年、期(号)页数。
- 五、凡引用资料未能见到原书加以核实者，则注明转录依据。
- 六、凡老舍的文集、选集、短篇小说集等及有关研究老舍的“汇编”、“专集”均一一开列目次。未见老舍著作原书者则从缺。
- 七、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赵淑香、向东、贾曼霞等同志。  
冯秉文同志负责统稿。
-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老舍长女舒济同志的热情支持和指导，絜青同志特为封面题签；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在提供书刊资料上给予大力协助；北京市文联的领导同志也给予积极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 九、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1981年8月24日

# 老舍研究资料编目

## 目 次

前言	1页
<b>一、老舍传记资料</b>	6页
郭沫若：文章入冠	6页
茅 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6页
黄苗子：老舍之歌	8页
王行之：胡絜青谈老舍	31页
<b>二、老舍著译系年目录</b>	51页
<b>三、老舍著作分类目录</b>	73页
图书部分：	73页
生活与经历	73页
文集	75页
创作经验集	76页
诗歌	80页
戏剧	81页
曲艺	85页
小说	87页
长篇小说	87页
中、短篇小说集	91页
杂文集	98页
报刊资料索引部分	105页

生活与经历	105页
文艺评论	111页
创作经验	119页
诗歌	132页
戏剧	139页
曲艺	143页
鼓词	143页
快板	143页
太平歌词	145页
相声	145页
小说	148页
长篇小说	148页
中、短篇小说	154页
散文	159页
杂文	164页
发言、报告、题词	181页
译文	186页
<b>四、作家研究及作品评论目录</b>	187页
生平与活动	187页
怀念老舍先生	198页
创作研究	202页
创作二十年（1924—1944年）	210页
作品评论	211页
小坡的生日	211页
猫城记	212页
离婚	212页

骆驼祥子	213页
桃李春风	219页
我这一辈子	219页
四世同堂	220页
方珍珠	221页
龙须沟	222页
柳树井	230页
春华秋实	231页
西望长安	232页
茶馆	234页
红大院	241页
女店员	243页
全家福	244页
宝船	246页
正红旗下	246页
其它	247页
<b>附录：</b> 一、冒名、盗版书目	249页
二、参考、引用书目	262页

## 前　　言

- 一、老舍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丰硕著作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年是老舍先生不幸逝世十五周年，首都图书馆编制了《老舍研究资料编目》一书，为开展老舍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线索，便利研究老舍的专家、文学青年和图书馆工作者在浩如烟海的书刊资料中能迅速的寻检资料，同时，也藉以寄托我们对老舍先生怀念之情。
- 二、本《编目》共收录图书报刊资料一千五百多种（篇）。全书共分四部分：（一）老舍传记资料；（二）老舍著译系年目录；（三）老舍著作分类目录；（四）作家研究及作品评论目录。各部分图书报刊资料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此外，将冒名，盗版的图书和参考引用书目列为附录。
- 三、本《编目》所收录的图书报刊资料以首都图书馆所藏书刊为基础，并广泛参考采录各家书目索引资料（详见参考引用书目）及部分港、台出版书刊。收录时间起于1922年12月，止于1981年7月。
- 四、本《编目》的著录项目：
- （一）书名项：包括书名和副书名。
  - （二）著者项：凡属老舍的著作，用“老舍”笔名发表者，不再著录；署姓名或其它笔名如“舍予”、“絜予”及与他人合著、翻译则照录。

### (三) 版本项和稽核项：

- 1、每种图书资料的著录，包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和版次。书名或篇名相同，版本不同，则在同一书名或篇名下著录各种版本。
- 2、收在某一书中的单篇文章，均作篇名分析，注明该书的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和所在该书的页数。
- 3、采自报刊上的文章，均著录报刊名称和出版年、月、日、版次或年、期(号)页数。

五、凡引用资料未能见到原书加以核实者，则注明转录依据。

六、凡老舍的文集、选集、短篇小说集等及有关研究老舍的“汇编”、“专集”均一一开列目次。未见老舍著作原书者则从缺。

七、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赵淑香、向东、贾曼霞等同志。  
冯秉文同志负责统稿。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老舍长女舒济同志的热情支持和指导，絜青同志特为封面题签；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在提供书刊资料上给予大力协助；北京市文联的领导同志也给予积极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九、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1981年8月24日

# 老舍研究资料编目

## 目 次

前言	1页
<b>一、老舍传记资料</b>	6页
郭沫若：文章入冠	6页
茅 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6页
黄苗子：老舍之歌	8页
王行之：胡絜青谈老舍	31页
<b>二、老舍著译系年目录</b>	51页
<b>三、老舍著作分类目录</b>	73页
图书部分：	73页
生活与经历	73页
文集	75页
创作经验集	76页
诗歌	80页
戏剧	81页
曲艺	85页
小说	87页
长篇小说	87页
中、短篇小说集	91页
杂文集	98页
报刊资料索引部分	105页

生活与经历	105页
文艺评论	111页
创作经验	119页
诗歌	132页
戏剧	139页
曲艺	143页
鼓词	143页
快板	143页
太平歌词	145页
相声	145页
小说	148页
长篇小说	148页
中、短篇小说	154页
散文	159页
杂文	164页
发言、报告、题词	181页
译文	186页
<b>四、作家研究及作品评论目录</b>	<b>187页</b>
生平与活动	187页
怀念老舍先生	198页
创作研究	202页
创作二十年（1924—1944年）	210页
作品评论	211页
小坡的生日	211页
猫城记	212页
离婚	212页

骆驼祥子	213页
桃李春风	219页
我这一辈子	219页
四世同堂	220页
方珍珠	221页
龙须沟	222页
柳树井	230页
春华秋实	231页
西望长安	232页
茶馆	234页
红大院	241页
女店员	243页
全家福	244页
宝船	246页
正红旗下	246页
其它	247页
<b>附录：</b> 一、冒名、盗版书目	249页
二、参考、引用书目	262页

## 一、老舍传记资料

### 文章入冠

郭沫若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  
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寰。

（原载《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

###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茅 盾

第一次读到老舍先生的作品，记得是大革命的次年，那时我从武汉到了牯岭，在牯岭住了一个时间又回到上海。作品的名儿就是《赵子曰》，连载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  
《赵子曰》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文坛上正掀起了风雨一般的新运动，那时候，从热蒸蒸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

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然而，不论如何，《赵子曰》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老舍先生喜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个人对于老舍先生的这一认识，在读到他的又部长篇小说《二马》的时候，便觉得更加清楚了。《老张的哲学》是在出版了单行本的时候读到的。这又添加了几分我对于老舍先生的了解。然而直到那时，我和老舍先生尚无一面之缘，也不曾通过信，甚至对于他的身世，我知道的也很少。

大约是“七七”前三年吧，老舍先生经过上海，在郑振铎先生寓中，我第一次会见了他。那时在郑寓吃了一顿饭，匆匆握别，老舍先生就北上了。“七七”那年冬天，我到武汉走了一趟，这才和他又遇到。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筹备，老舍先生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之实现。我们那时几次见面，所谈亦无非这件事。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迅速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文协”成立会前一月，因为《文艺阵地》打算在广州印刷，我就到广州，后来又寄寓香港。个人所感不忘的，便是老舍先生曾给“文阵”以有力的支持。

七年以来，老舍先生为“文协”耗费的精神时间，已属不少，然而他的创作活动始终没有放松。他的创作范围是扩大了，他从小说而剧本，而长诗，而在运用旧形式方面，他

亦作了光辉的贡献。最近他又写了长篇小说《火葬》，在计划写作一部以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的百万字的巨著。然而老舍先生的体气并不怎样健康，每逢冬季，他的脑病便要复发，而去年冬天他割治了盲肠炎，卧床且数月之久。朋友们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忧，但上月“文协”理事会开会，他特地从北碚赶来而出现于众朋友的面前，他使得我们的忧虑为之一宽。艰辛地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对于民族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他的正义感，他的对于生活的严肃，正以有增无减的毅力和活力，为抗战文艺贡献了他的卓越的才华，而病魔亦无奈他何！

在文艺界同人庆祝老舍先生创作活动二十年纪念的今天，我们对于老舍先生的为文艺为民族的神圣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努力，表示无上的敬意，我们期待着他的更伟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亦祷祝他的沉着坚毅的精神和意志终将战胜一切——连病魔也在内，领导着“文协”走上更加团结更加开阔的坦道！

（原载《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

## 老 舍 之 歌

### ——老舍的生平和创作

黄 苗 子

我不知道读者当中有没有不知道老舍这位作家的名字的。但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读者，我想，多数是知道的。数一数五四时代的作家，掰不到十个手指头，你自然就会数

到老舍。

老舍的晚年，担任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是最近逝世的郭沫若同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但是他的基本职业，则是一位文艺作家。

老舍的写作生涯不算短，三十年代初期的人就为《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而倾倒。其后，《小坡的生日》、《猫城记》这些名作在抗战前陆续哄动了读者。《骆驼祥子》则更是博得了世界声誉的作品，至今已经有英、日等国的译本。老舍是个严肃的人，从生活、思想到写作，都十分严肃，但是他偏又是个“笑匠”，他给人类制造笑乐。如果说，却利·卓别林的作品让你在大笑一场的同时尝到人世的苦味，那么，无独有偶，老舍先生中、早期的作品，就是以这种“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风格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的。老舍先生一生，创作的方面很多，早年以写小说擅名，中年除了小说、杂文之外，也写剧本，晚年则以剧本为多。长期以来，他又给许多曲艺演员创作和改编过不少的曲艺段子。老舍先生平日堂而皇之地宣称：他工作勤奋。——有些做上司的或当家长的，为了叫他的部下或儿女也“勤奋”一点，也学着说这句话，可是他们多数是吹牛，是口不对心的，有的说过了自己暗地里觉得脸红。只有老舍先生说这句话是问心无愧，是呱呱叫的正牌货。真的，他活在人世的六十七个年头，就象一头蜜蜂似的，孜孜不倦地酿出数量可观的上等蜂蜜，孜孜不倦地为人类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优秀精神食粮。

象童话中的描写一样，善良而勤奋的小蜜蜂被黄雀或乌鸦一张嘴就把它叼住，然后咽进肚里把它消灭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也企图用鸟类对待蜂蚁的方法，它一张嘴，就葬送了任何一个具有天才的，在社会上受到尊敬与爱戴，善良而勤奋的作家。

可是人类社会到底和自然界不同，黑暗势力随时能够消灭人的肉体，但它决不容易消灭一颗伟大的心，这颗心在许许多多的心中间生长着，它和许许多多的心共同跳动，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心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是任何势力都消灭不了的。老舍先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可是老舍先生并没有死，他活在人们心里——他深入人心！

### 十二年初祭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前，车辆行人，跻身跄踉，都是为了去参加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的。八宝山公墓一向是沉寂安静的，那儿树木参天，古代的寺庙和新盖的礼堂联成了一组建筑群，礼堂的院子十分宽阔，可是这一天却挤满了人。报纸上说，参加仪式的是七百多人，这是根据签名册的数字，后到的来不及进礼堂，只能站在院子里默默致哀的还有不少的人。据《光明日报》名记者黎丁的估计，那天参加仪式的总在千人左右，在北京的文艺界人士以及参加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各地文艺界人士全都参加了。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北京文艺界举行悼念仪式中最隆重的一次。

老舍先生生前平易近人，绝不摆“名作家”的架子，朋友很多，除了文艺界的的老、中、青三辈许多都是熟人之外，